

陈忠实 著

回首往事



到三张照片接起来，
手微微打转。

一时不就把照片拼到一起来。

那个熟悉与之以旧海潮的亲人，

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一双严峻的眼睛刺到心里。

像两把利剑。

那已成了头发的深渊。

那痛苦地出而进丰富，

那向下弯曲的心电图，

那风干的皱纹，

那剩下已枯干。

那皱纹。

那皱纹。

这就是生活！

坐在车旁边的是——位美丽农村装束的妇女。

眼神凄凉的又很静。

这就是从她的笑容的都在各样书里认识了她的整个生活。

她占有了刘兰芝的位置。

那么有她吗？

中国盲文出版社

-----陈思安 著-----

微微抖着，

时不敢把照送到眼前来……

那个她曾与之山盟海誓的男人，

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豫西行記

那脱光了头发的前额，

顯得突出而美觀豐富！

向下撇着的上嘴角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勾到下巴面去。

显示着倔强。

堅毅和頑強，

这就是呈康！

服神女洋服又主婚。

这就是从地沟里取出的那许多青苔。人们只认为是那

世界各國之政治制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首往事/陈忠实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02-2863-9

I. 回… II. 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9342 号

回首往事

著 者: 陈忠实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165

电 话: (010) 83895215 83895214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2863-9/I · 531

定 价: 26.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关于沙娜 / 1

这个漂亮女人坦率而又平静地说她要当乡长，说过之后依然是坦率和平静。这样漂亮的眉眼里蕴藉着坦率和平静，就使漂亮有了气韵和质量，作家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样坦率地“跑官要官”的人，作家竟然喜欢上了。

○ 猫与鼠，也缠绵 / 19

李警察唯一感到新鲜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小偷偷到了公安局里来了，偷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过的事。这样的案子本身就很滑稽。这样的小偷也就更滑稽。

○ 腊月的故事 / 39

镇上那个专门印制灶神画像的老板说，去年全镇人均收入只有990块零几毛几分，镇长给县上报的是2000块零几毛几分。村哄镇，镇哄县，一路哄到国务院。得了奖，提了干，明年年尾儿再冒算……

日子 / 66

“哈呀！我当初瞅中你就是你的腰好。”男人嘻嘻哈哈起来，“我当初就是迷上你的好腰才给你写恋爱信的。我先说你是全乡第一腰，后来又说中国第一腰，你当时听得美死了，这会儿却骂我流氓。”

害羞 / 78

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忽然鼻子一抽，两行老泪潸然而下，伸出哆哆嗦嗦的手，像是发表演说一样：其实何止小孩子！难道在我，在你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里，不是应该保存一点可爱的害羞心理吗？

两个朋友 / 101

王育才说：“我曾经是个羞怯的青年……”

王益民说：“假的！你的羞怯是假装的！你的骨子里是歹毒残忍惨无人道！”

王育才却依然冷静：“朋友你说错了。我的羞怯是真实的。我的太多羞怯使我苦恼。我现在又因为那种羞怯丧失殆尽而惋惜。”

灯笼 / 128

我找乡政府，不下八回，总说忙，抽不出时间解决这号鸡毛蒜皮的事。我知道这事搁政府里是小事，是鸡毛也是蒜皮，可搁我家里，就是大事。房漏墙塌，人住下害怕怕，娃子的媳妇娶回来没处安顿，我这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我实在想不下好办法，就打上灯笼来了……

鬼秧子乐 / 138

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

初夏时节 / 157

牛娃算个弄啥的？凭啥资格做二老汉的女婿？二老汉瞅一眼河滩，牛娃已经涉过河水，戴着草帽，弯腰洗脚穿鞋哩……就凭他那两间破得修缮不起的小厦房？除了大得惊人的饭量，他还有啥长处呢？

第一刀 / 171

要改变管理办法，要使各种脾性的人，先进的或落后的，有良心的或没良心的，德性高的或德性低的，勤的或懒的，都统统纳进新的管理制度当中来，动起来！干起来！再不能半死不活地瘫痪下去了！

回首往事 / 186

自小在城市长大的裁缝的女儿，总是穿着时兴的服装，看见这样一件土布衣服，多稀奇！在一个尽是城市学生的教室里，这样一件老式衬衫所显示的土气，就特别显眼。她带着嘲笑的口气，问刚刚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同桌：“你这衫子，是什么料子做的？”

○ 心事重重 / 199

“你甭死心眼！老哥！而今世事就是这！”亲家发表他的处世哲学，“你甭看你是党员，是模范，林书记给你在台子上戴花哩！论办事，我在林书记跟前说句话，比你顶用！千里国法人情在。老话还没过时！”

○ 他害 / 214

她寻求安慰。她寻求寄托。她寻求真诚。她寻求别人尤其是亲人的起码的尊重和爱护。可她所寻求的一样也得不到。她的心里淡泊而冷寂，这从他见她第一面就能感觉出来。一个年龄尚轻的挺好看的乡村女人，怎么能年年月月忍受这种无所寄托的光景呢？

关于沙娜

这个作家是一位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正常的作家。天明即起，洒扫清洗，早点自烹牛奶鸡蛋，外加一块馒头，然后坐下来写字或读书；没有废寝忘食，也没有彻夜长熬；不喝酒，更不吸烟；似乎也没有什么抢眼的卓尔不群的风度，读者从报刊上看见的照片，也正常普通，没有目极八荒的伟岸，没有双臂架椅纵论天下的派势，也没有手搓长发眉头紧锁誓与民族共死生的痛苦万状的景象。这个作家很平和，生活和工作平静的时候很平和，被生活和工作中的齟齬事狠狠地齟齬着的时候，依然很平和，把愤怒用平和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个性，一种风度。据说作家出身于一个古典文明很纯正的家庭，培养孩子的诸多戒律中有一条很难做到，不许喜怒无常情绪失控。这样的家庭和受这样律条训戒的孩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所以并不排除作家性情中的先天性因素。

作家现在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在往回赶路，乳白色的水雾说不清是在消散还是朝峡谷里隐退，笼罩在雾帐下的村庄渐渐裸

现出来。灰黑的瓦和粉白的墙，在庞大的树冠下在密如壁垒的竹林中时隐时现，时有一幢幢款式新颖的小洋楼从眼角掠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作家的头发和眉毛上都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儿，面颊也湿润润的。作家每天早晨醒来，不洗不梳，便踏上自行车驶出县城，来到纯粹属于农民生活的某个村庄某个岔口某条山沟的地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十华里，尚未铺垫柏油或水泥的坑坑洼洼的山野道路，既要求你紧握双把儿，还要你目不斜视心不二用，对轮下的路况做出选择随机应变调动车头，稍微马虎就可能被石头撞翻，被窝进深坑，或绊倒在拖拉机碾出的七歪八扭的辙道里。作家的大脑和心脏在简单的专注里得到调节和休息，还有整个身体的锻炼。在这样的山地沟谷间的自然状态的村路上骑自行车，使足部、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得到锻炼自不必说，腰部、双肩乃至整个身体每一个部位的肌肉、筋骨和血流，都在频频的小颠大簸中运动不息，心脏、肠胃等内脏都在颠簸里颠簸着。作家有意或无意地自我抚摸时，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双腿双臂腹部和臀部的肌肉重新紧凑起来重现弹性。作家骑车到某个择定的地段，扔下车子，在田间小埂上随意走走看看，或者在草地上做一点踢腿舒臂的轻微运动，然后再骑车返回日渐繁华日渐喧嚣的县城。作家两年前开始这套别出心裁的晨练项目的时候，县委书记正儿八经对此事做出安排，让一位司机送作家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晨练完了再送回来。作家不做解释，淡淡一笑说，我就不去了。书记很诚恳地解释说，你的写作我不懂行也帮不上忙，但我得负责你的安

全。山大沟深野兽出没，人也刁悍，万一出个差错谁也受不了。你是名牌作家，是稀有动物，是大熊猫是金丝猴是朱鹮。我的职责是保护，这是上边领导叮咛过了的。作家仍然淡淡地笑着，心里却想，自己在草地在田埂上伸胳膊踢腿，弯腰仰背撅屁股，让一个小伙子站在旁边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骑着自行车所发生的身体各个部位的颠簸的美好感觉和奇妙的健身效果，统统没有了。作家说，忘了给你交底儿，我曾经在省武术队受过专业训练，三五个人近不得身，尽可以放心。

作家骑车驶进文化馆的院子，一眼瞅见自己的门外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墨绿的裙子和粉红的短袖衫，就像在瓦沟和砖缝都透着千年古气的小院里浮现着的一朵清丽的荷花。作家来深入生活时，选择了文化馆作为栖息地，主要是空间里气氛的适宜。文化馆设在孔庙里，平房很多，虽然破旧，却不断修补，漏了修塌了补，画画的跳舞的唱戏的写作的和行政管理的干部们快活地生活在这里，和这些古老的平房一样古老的合抱粗的柏树下，每天早晨都有一层乌鸦粪，绝无仅有的一方和谐之地。

“秦书记——”

作家骑车到自己门前，刚跳下车，正打算招呼等候自己的女人，对方却先开口了。这个女人很漂亮，脸上和胳膊上裸露的皮肤很细腻白净，眉眼和脸上的气韵都很大气。这样的眉眼和这样的气韵，在纯粹的山民的宅院里是看不到的，也区别于县城街道上那些晃来荡去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警察的女人。作

家问：“你找我？”

“对。秦书记。”

作家开锁，先让客人进门，自己再进去。作家让客人坐在沙发上，把一只沏上茶的纸杯放到客人面前的茶几上，也给自己那只瓷杯添上水坐下来。作家问：“你找我有事？”

“对。秦书记。”

“你说吧，啥事？”

“我要当乡长。”

作家稍稍愣了一下，确是意料不到的事。作家眨了眨眼，专注地看着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女人确实很漂亮。在门口初看一眼是漂亮，现在坐在对面再看还是漂亮，粗粗儿扫过一眼很漂亮，专注地细看起来更漂亮。这个漂亮女人坦率而又平静地说她要当乡长，说过之后依然是坦率和平静。这样漂亮的眉眼里蕴藉着坦率和平静，就使漂亮有了气韵和质量，作家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样坦率地“跑官要官”的人，作家竟然喜欢上了。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三岔沟乡政府。”

“噢！我唯一没有去过的一个乡。”

“欢迎你去。太远了，路不好走。”

“我已经习惯山路了。”

“你去了，我陪你到下边去看看。”

“你说你要当乡长？”

“是。”

“你现在是副职吗？”

“不是，一般干部。”

“你在乡上分工做什么工作？”

“名义上是搞妇女工作，其实啥都干，啥事紧火了就干啥，哪儿戳下窟窿了就补哪儿。”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乡长呢？”

“我觉得我能当乡长，我要是当上乡长一定是个好乡长，我肯定能当个好乡长。”

“你们乡上给县上推荐过你吗？”

“不推荐我还臭我。”

“为啥？”

“我回答不了，我也弄不明白。”

作家不好再问什么了，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显然是不想正面回答，而不是回答不了，更不是弄不明白。她前面说的“还臭我”的话，实际已经是答案了。这里留下的令作家推测的可能性是多向的，这样短而又浅的交谈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作家便想松弛一下，绕开话题：“你叫我老秦吧。别叫官名了。那个官衔是为我下乡方便，没有实际意义，作家兼职的官衔跟一般官衔有区别的。”

“你甬推。”女人说，“我知道你是兼职，我也知道你并不管县上的具体事，我只是让你给书记把我提一下。”

“我不推，我可以提建议的。”

“对，这就对，我就是想让你给书记把我推荐一下。我一个普通乡干部，要见县上领导，比见总书记还难。”

“我好坏也是个书记嘛！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

“你是兼职，你也说你是兼职咯！你要是真的当上管事的书记了，肯定也就一毬样儿的难见了。”

“你的嘴好畅快哇！”

“你是说我说了个毬字吗？而今毬字都被人嚼烂了。酒席上一个毬字从头说到尾，讨论会上一说到毬就生龙活虎了，男人不说毬没人缘，女人不说毬不可爱，领导不说毬脱离群众……哎呀！你们作家不是整本整本写毬的文章吗……”

“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开口闭口就是毬长毬短地说话，也是为讨个好人缘呀？”

“反正我走到哪儿也躲不过个毬字，我就说，他说我也说，他说我不说他就得意了，我也说了他反而得意不起来了。”

“噢！有这样的效果？”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城里人比乡里人还喜欢说。”

“你也躲不过吧！躲不过你咋办？”

“跟你一样——也说。不过，没有你那样的效果，我如果搀和说了，他们就更兴奋更肆无忌惮了，恨不得把毬皮子剥开说。”

“我还以为城里人文明不说哩！”

“一毬样儿。”

随之是漂亮的女人爆发的笑声，她先是仰起头笑，笑得浑身颤抖，粉红色的鼓胀的胸脯悠悠地颤着，直到扭过身子趴在沙发一边的扶手上，半天直不起腰来。她已经笑得浑身瘫软，再也发不出笑声，却仍然抑制不住想笑，喉咙里就喷出“嘿……嘿……嘿”的声音，缓缓地抬起头来，断断续续地笑着说着：“秦……秦书记……你也……敢说毬……哩……”

作家自己反而不笑，作家也没有生活在真空中闺阁里，在城市的文化人圈子里，以男女生殖器创作的或隐晦含蓄或直白粗浅的“段子”，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繁茂不衰。餐桌上传统的猜拳行令的娱乐方式早已消亡了，“黄段子”成为美酒佳肴的佐料或者说进行曲，作家的耳朵早被毬的进行曲磨出膈子了，作家说：“你一口一个毬字我都没笑，我说了一回你就笑成这样儿。”

“你是……书记……还是……作家……嘛！”

漂亮的女人喝了口水，拢了拢头发，脸上就恢复平静了：“你看看，咱们也是说起毬来就把正经事儿忘了哩。哦！秦书记，你就在书记面前推荐一下我。”

“我除了听你说了一通毬，啥也不了解呀，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的政绩，只说你。”

女人甩了一下头发，喝了口茶，开口了。

“我只说修水电站的事吧，我们乡最僻远了，电还不通。三任乡长都想修个小发电站，都没有修成，水电局不给钱。我给乡长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吧。乡长说我们几个头儿齐上阵了都

要不来钱，你能成？我说反正你们已经没诀可掐没猴可耍了，我来试试。不出两个月，我把钱要来了。现在，有电了。”

“你怎么要来的，上床？”

“看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连你秦书记都这样说，难怪别人臭我哩！”

“我跟你说着玩哪！”

“我把钱要来了，却把我搞臭了。都说我把局长哄到床上才把钱要来了。人家编得有鼻子有眼儿，连细节和对话都活灵活现，比小说写的还曲折比黄片演得还露骨。秦书记你也是个女人，我就给你说一句最难听的……说局长见了我连老命都不要了，一夜弄了八回第九回休克了……你看看他们怎么臭我！”

“你应该让乡长出来说话。”

“现在谁能堵得住谁的嘴！反正又不违犯‘四项基本原则’。”

“那你怎么还在那儿工作？”

“我不管，管不了也就干脆不管。局长也惨了，他老婆跟他闹，我倒是替局长难受了，别人乱说是一回事，家里人闹就麻烦了。我就去找局长老婆，那老婆一见我鼻子都歪咧，我一手抓住她打过来的两个手腕儿，她连动都动不了。我真的学过拳道。我听说你也练过。我用另一只手指着她的鼻子，‘论权论钱，数上你的老汉，论起毬来，你看看我家小伙子。’我把我丈夫的相片支到她眼前让她看，我又说，‘你老汉是个好老汉，少有的好老汉。你把这个好老汉的脸抹得五麻六道，你作

孽!’我把她的手攥开，我走了。那老婆居然没动静。”

“嗨！我真刮目相看了。那么你说说，你怎么把钱要到的？”

“其实也是我遇上好机会了。前头三个乡长要不来，也该轮到我们乡了，再不给我们就没有说词了。当然，我也陪局长和相关干部吃饭喝酒，酒席上，我发现局长也爱说爱听毬的段子，我也就凑热闹说，局长爱听爱说，人家从来也不动手动脚，这是个好局长，现在可真应了一句俗话，‘好人落下个赖名誉’。”

作家听到这里，很肯定地说：“我给一把手推荐，我肯定会推荐。”后半句话她没有说出来，相信聪明的女干部会想到。果然，直言要当乡长的漂亮女人自己说出来了：“至于人家提不提我当乡长，你也管不了，我只要你推荐一下。”

作家送女干部出门，突然记起来忘了问名字：“你得把你的尊姓大名留下呀！”

她已经用脚拨开了自行车的车撑棍儿，回头笑笑：“沙娜。挺洋的吧？”

“你现在回三岔沟？”

“还有拨款的尾数没到位，我去水电局催。”

那女人已经跨上自行车，旋即又跳下来，对作家说：“我给你带了一袋蘑菇，新鲜的。”

作家一看，窗台上有一只白色塑料袋，扎着口，拎起来沉沉的。

“喂！书记，我是秦业。”

“噢！秦书记，什么事？你说。”

“这段时间县委不是正在调整中层和乡镇的领导班子吗？”

“是。有什么事你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谁？”

“三岔沟乡的女干部沙娜。”

“这人——你甬说。”

“你认识呀？”

“我认识不认识你都甬说。”

“这人挺能干的……”

“这人你甬再提。”

“为什么？”

“甬问为什么。这人你甬说。”

.....

作家秦业把电话机扣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她想到书记即使不满意，也会缓然处理，诸如通常所用的办法，让组织部先了解了解情况吧！唯独这样干脆利落的否定，显然不是她印象中的书记处事的习惯。作家不用回味，那不假任何思索没有丁点犹豫不留丝毫回旋余地断然拒绝的态度，起码证明一点，沙娜在书记的印象里是很糟糕的，连说都不能说连提都不宜提的，根本进入不到“考虑考虑”的层面。书记敢于这